

前

言

中国是散文大国，散文产生很可能早于诗歌，《尚书》即是一证。及至清末民初，白话文从中汲取营养为其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文与诗歌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代表，与诗歌相比，散文或记人、或叙事、或抒情、获益手法多样，体裁繁多。古往今来，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散文精品、明篇，而且诸子哲学、历代史学、奏议应对、外交辞令、医学养生、百工技艺、百物种植、地理天文、科技文献、兵家谋略、交际应酬、处世箴言，等等无不充满着散文气息，凝聚散文精华。熟读散文就可熟知中国文化之精华所在。

古人强调“言而无文，其行不远”。中国散文以灵活多变的手法，以切实而意义深远的比喻，优美的词藻说理叙事，言近而旨远，或如行云流水、或如排山倒海；有的以情胜，哀而不伤，有的以气胜，恢宏而包言；有的以理胜，自信而谦逊，充分展示了一个文化古国的胸怀、气度和意境。古代散文的写作手法是我们现代人写作的无尽宝藏。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主流，不论叙事、抒情、状物，古代散文无不包含作深沉的人生体验和社会思想，包含着前人对宇宙、人生的多方面的深刻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在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成为古代思想和艺术的结晶。因而它也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化、思想的重要渠道和重要结晶。“文如其人”。古代散文多是人们有感而发，是古人情感、思想、态度的集中体现，是古代人传统人格、道德追求的集中体现。

先秦部分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注释】

选自《尚书·尧典》。志：心意、情趣，即人的思想感情。
永：“咏”的古字，咏唱。声：指声情和声调，即声情的喜怒哀乐和声调的高低缓急；一说，声指宫、商、角、徵、羽五声。
律：和律。是古人用以确定五声在歌曲中发音高低的标准。和：协调，配合。八音：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制作的乐器所发的声音。克：能够。谐：和谐，协调。无：通“毋”，不，不要。伦：次序，规矩。

【译文】

诗歌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歌曲是以咏唱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声情和声调要服从咏唱的内容，乐曲的旋律要配合声情和声调。各种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能够和谐，而不互相侵夺乱了次序，就会使神和人都感到和谐融洽。



【赏析】

这是舜帝任命夔(kuí)为乐官时，所说的一番话。这一段关于诗歌和音乐的评论非常精彩。首先，它揭示了诗歌和音乐的社会功用——“言志”、“永言”，即表现人的思想感情，达到人的精神和肉体、情绪与思想意志的完美结合。其次，它揭示了诗歌、语言、音乐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又相互独立的依和关系。第三，它揭示了诗歌和音乐内容之间与形式之间相互统一的理论关系。这一精辟论述和见解，可以说是我国现存关于艺术理论方面的最早的文字材料之一，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观点被孔子整理诗歌时所继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言志”，言志成为一切美的表达形式或基本要求，用“志”来统驭一切形式与观念，使儒家思想成为人生和艺术的理论基石，和谐成为一切艺术形式和社会形态的最高境界。

多行不义必自毙。

【注释】

选自《左传·隐公元年》。自毙：即自我灭亡。毙，倒下，引申为死亡，灭亡。

【译文】

不断的做不义的事情，必然走向自我灭亡。

【赏析】

郑庄公出生的时候难产，惊吓了母亲武姜。姜氏由此讨厌庄公，偏爱庄公的弟弟共叔段。郑庄公即位后，在母亲的请求下，把共叔段封在京地。共叔段修城逾制、私养家兵、篡越日现。蔡仲提醒庄公注意。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

之”这说明庄公对共叔段的野心早有防备，只不过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而采取的行为，欲擒故纵，后来，这句话成为警戒恶人恶行的一句通用箴言。

骄、奢、淫、逸，所自邪也。

【注释】

《左传·隐公三年》。骄：骄傲。奢：奢侈。淫：无度。逸：享乐，放纵。自：自己，自我。邪：邪路。

【译文】

骄傲、奢侈、无度、放纵，是自我走上邪路的根源。

【赏析】

这是卫国大夫石碏劝谏卫庄公不要溺爱、放纵公子州吁时所说的一句话。石碏不仅从普遍性上指出骄奢淫逸是使人走上邪路的祸根，也暗示出州吁的为人，意在引起卫庄公的警惕。这句话是石碏总结历史变迁、人物兴亡的经验教训，指出骄傲、奢侈、无度、放纵使人走上邪路的内在原因，告诫人们只有克己、律己才能有所作为，指出了人的行为方式、人生态度与事业成功的内在联系。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注释】

选自《左传·桓公二年》。败：败亡，衰败。由：由于，因为。官邪：官吏邪恶。失德：丧失美德，即无德、邪恶。宠赂：宠臣贪贿。章：“彰”的古字，昭彰，指公然而行。

【译文】

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邪恶，是因为宠臣贪贿昭彰。

【赏析】

这是鲁国大夫臧哀伯劝谏鲁桓公，把从宋国得到的郕国大鼎，放入太庙的话。这里，臧哀伯用递进的方式进行推理，分析了国家败亡同官吏邪恶，官吏邪恶宠臣贪贿之间的因果关系。宠臣何以公然贪贿？自然因为有国君的庇护。臧哀伯虽然没有明言，但已意在言外，暗示鲁桓公，把郕鼎放入太庙是贪图贿赂的行为，君主贪贿，上梁不正，必然使官吏上行下效，宠赂失德，最终导致国家败亡。臧哀伯这种居安思危的深刻议论充分表现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内在关系，足以引起人们的思考，真可谓犹思深远。一针见血，烛照千古。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注释】

选自《左传·桓公十年》。匹夫：一个人，通常指平民。璧：玉。

【译文】

“一个平民本来没有犯罪，只因为他怀中有一块玉璧就有了罪过。”

【赏析】

虞公的弟弟虞叔有一块宝玉，虞公索要，虞叔不给。随后，虞叔后悔，担心引祸上身，就引用西周谚语，把玉献给了哥哥。后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成了无辜得祸的代名词。同时，也用来谴责那些无中生有、借事生非、祸害他人的邪恶之徒。这句谚语从而反映了贵族统治的等级社会中，地位低下的不仅被剥夺的一无所有，而且拥有本身都变成罪过的冷酷现实；那些有权势的人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依仗手中的权力、地位巧取豪夺、劫国、劫权、劫财、劫理，无助的小民无礼、无权、甚至无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思想和财富，只能无告无助的任人宰割。这句谚语充满了对权势富贵者的谴责和对小民百姓的同情。虞叔借用这句话表明他的无奈与无助。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注释】

选自《左传·庄公十年》。一鼓：第一次击鼓。作气：振作士气，这里是说士气最旺。作，振作，振奋。再：指再次击鼓。衰：衰落，指士气下降。三：指第三次击鼓。竭：完，尽，指士气消失。彼：他们，对方，指齐国军队。盈：满，指士气旺盛。故：所以。克：战胜。

【译文】

第一次击鼓的时候士气振奋，第二次击鼓后（如果不投入进攻）士气开始下降，第三次击鼓后士气就消失了。

【赏析】

鲁庄公十年春天，鲁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军队。在指挥这场战斗中起了关键作用的鲁国大夫曹刿，对鲁庄公分析了致胜

的原因。其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既是战争中的客观现象，也是当时齐国军队的实际情况，鲁军正是充分利用了对方士气的衰落，在对方三鼓之后消失而已方士气最旺的时候奋勇出击，一举打败了齐军，从而创造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充分利用作战双方的士气，以静制动、相机而动的成功的战术范例。一鼓作气演变为一句成语，比喻作任何事情要趁劲头大、勇气十足的时候一下子把事情做完，切不可间断、停顿、慢条斯理。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注释】

选自《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听于民：听从百姓。听于神：听从神灵。

【译文】

国家将要兴盛，就听从百姓的意见和要求；将要灭亡，往往听从神灵的指示。

【赏析】

鲁庄公三十二年秋天，有“神灵”在虢国的莘地降临。虢公派人去祭祀，向“神灵”请求土地。“神灵”答应了他的要求。对此，史嚭说虢国必亡，因为“国家将要兴起，听从百姓；将要灭亡，听从神灵。”这里所提出的“民重于神”的思想，不仅是对传统天命观的革命性的演变，也是《尚书》“保民”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孔子“敬天命而远之”思想的先导。

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

【注释】

选自《左传·闵公元年》。心：内心。苟：如果，假如。无瑕：没有瑕疵。瑕，指缺失，缺憾。恤：忧虑，担心。

【译文】

心中如果没有缺失，何必担心没有家！

【赏析】

晋国太子申生已经露出失宠的迹象，大夫士蒯劝太子趁灾祸还没有降临之际逃亡，并引用谚语来安慰他：“心中假如没有缺失，何必担心没有家！”告诫他只要坦坦荡荡地做人，就不愁没有安身立命之地。这句生活格言既包含了做人的一种价值追求，激励人们不要为小事患得患失，勇敢地追求远大的目标。

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

【注释】

选自《左传·闵公二年》。修己：修养自身，主要指品德方面，责：责怪，怨恨。



【译文】

修养自己而不责怨别人，就可以免去灾祸。

【赏析】

晋献公征伐驪戎，纳驪妃，对驪妃十分宠信。驪妃的两个儿子更讨献公欢心。献公明显的疏远太子申生，引起太子申生担心，怕起废立储君的事而遭遇大难，心中忧虑却不知到怎么办。晋国大夫里克劝慰太子要努力国事，不要为废立之事分心，说：“修养自己而不责怨别人，就可以免去灾祸。”他希望太子通过加强自身的修养以赢得人心而免去灾难。这种近人事顺命运的做法，虽未必能保住太子之位，但至少可以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免于祸难，保全性命。里克的话显然低估了篡夺者的阴险。然而里克的这种不患得患失、尽心做事、谨慎做人的处世方法，用自己的行为和成绩说服他人承认自己的做法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处在一个矛盾复杂的竞争环境中，怨天尤人不仅无益于事、无益于己，反而一招人恨而树敌，自栽荆棘，自设障碍使自己荒于做事而碌碌无为，最终失去竞争资格。这句话虽然是针对太子而言，但它所包含的理性认识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注释】

选自《左传·僖公五年》。辅：喻面颊，即腮。车：喻牙床骨。相依：相互依存。唇亡齿寒：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暴露。

【译文】

面颊和牙床骨相互依存，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暴露。

【赏析】

鲁僖公五年，晋献公第二次向虞国借道去讨伐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用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谏虞公，形象地阐述了虞国与虢国这两个小国之间一存并存、一亡皆亡的依存关系。“唇亡齿寒”于是成为表现关系密切、一损俱损、利害相关的两者关系通用成语。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注释】

选自《左传·僖公十年》。罪：罪过，罪名。辞：托词，借口。

【译文】

想把罪名归于某人，还怕找不到托词吗？

【赏析】

晋献公死后，晋大夫里克杀公子奚齐，荀息立公子卓葬献公，次日，里克在朝堂上杀死公子卓。扶助晋惠公即位。惠公依靠里克登上大位，担心大臣和百姓将杀兄弟、大臣的责任归于自己，就决定杀死里克以平民愤，派使者对里克说：“子弑二君与一大夫。”里克反驳说：“不杀他们，你怎么能当上国君呢？想把罪名归于某人，还怕找不到托词吗！”里克伏剑自尽。事实上，里克并不象他说辩解的那样清白无辜，他是罪有应得。只是他说出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专制政治斗争中，昏君奸臣为了自己或自己的宗派集团的利益，不顾事实，罗织罪名、堂而皇之的用各种理由加害自己的对手和一切妨碍他们利益、地位的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成为对人治社会里那些舞文弄墨、巧言簧舌、玩弄法律、道德于唇舌之间的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奸佞小人的控诉和批判。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注释】

选自《左传·僖公十年》，引自《诗经》，白圭，白玉。

【译文】

白玉被玷污，尚可以磨掉，错误的誓言被自己违背，将无法自白。

【赏析】

晋献公病重，召荀息托以后事，荀息表示要竭尽全力，尽忠国事，否则就以死效忠。里克在杀奚齐前问荀息，三公子将互相争权，荀息表示若储君不立自己将一死谢先君。奚齐被杀，荀息准备自杀，有人劝他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卓子而卓子又被杀。荀息自杀。人们不认为荀息是忠于誓言而死，而是为卓子辅政不得而死。死虽同死，死的意义却根本不同，不是忠君重誓之死，而是和里克一样为权力争夺失败而死。这句话正是对荀息自背誓言而使自己死得毫无疑义、毫无价值，甚至清名被玷的评论，表明人不可贪一时之利而失去大节，失言于人，遗恨百世，反映了古人重然诺，言出必行的首德规范。



皮之不存，毛将安傅？

【注释】

《左传·僖公十四年》。傅：通“附”，依附。

【译文】

皮都没有了，毛要依附在哪里呢？

【赏析】

晋国发生灾荒，向秦国求援，秦穆公征调全国粮食，旌旗相望，车马相随，源源不断的运到晋国。两年后，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求购粮食，遭到晋国拒绝。对此，晋国内部发生争论。晋国大夫虢射认为救助秦国等于弱己强人，反对济秦，用“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反驳大夫丕郑济秦的主张。虢射只看到饥荒将使秦国陷入灾难，对晋国构不成威胁，有怨而无力施报。没有看到激怒灾难中的秦国，使秦国上下万众一心，兴全国之师，发动对晋战争的危险；没有看到这将使秦军出师有名，义正辞严，而晋不义不德以怨报德，失去人心，结果，晋军仓促应战，一战而败，国君被俘。虢射的建议是错误的，但这句话却成为用以揭示现象和本质、本体和支流之间关系的名句。虢射看到了皮与毛的关系，看到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但他只看到了秦国的困难，却未看到拒绝秦国要求带来的秦晋两国民心的变化，看到了物质基础的重要作用，却不了解民心向背才是国家根本的真理。

人谁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注释】

选自《左传·宣公二年》。过：过错，错误。善莫大焉：没有什么善行比这更大的了。

【译文】

人谁能没有过错？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什么善行比这更大的了。

【赏析】

晋灵公不行君道，鱼肉百姓、挥霍享乐、草菅人命。晋国大夫士季进谏。晋灵公猜到了士季的来意，就抢先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听了很高兴，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什么善行比这更大的了。”尽管晋灵公欺骗了士季，行恶如常，但士季进谏的忠言却成为流传千古的箴言警句。这种过而能改的思想被孔子当做“仁”的一种内在要求。“不二过”。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成为儒家修身的重要内容，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激励作用。

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

【注释】

选自《左传·襄公十年》。犯：触犯。专欲：专权的欲望。二难：指触犯众怒和专权。

【译文】

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权的想法难以成功，把触犯众怒和专权结合起来安定国家，是危险的办法。

【赏析】

鲁襄公十年，郑国的内部叛乱平息后，子孔掌握国政，制定盟书，规定官员的职位次序，要求听从执政大臣的法令。大夫、官吏和诸卿的嫡子不愿遵从，子孔就想诛杀他们。子产劝阻说：“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权的想法难以成功，把触犯众怒和专权结合起来安定国家，是危险的办法。”表现了子产作为

一个开明的政治家对人心的重视。一意孤行，独断专行，触犯众怒，不仅使我们要做的事做不成，而且使自己置于众人的对立面，使自己处于孤立和危险的境地。对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有深刻的借鉴作用。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注释】

选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至高无上的，最高的。立德：树立德行。立功：建立功业。立言：树立言论。

【译文】

最高的人树立德行，其次有人树立功业，再其次有人树立言论，即使人死去很久也不会被废弃，这就叫不朽。

【赏析】

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国的穆叔到晋国，晋国的执政大臣范宣子问他什么叫“死而不朽”，穆叔就用上面的话来回答穆叔道出了精神之美的无穷魅力和无限的生命力，赋予人生新的意义：超越个体生命的存在精神品质。见解非常精辟。立德、立功、立言后来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注释】

选自《左传·襄公十三年》善，喜好。恶，厌恶。

【译文】

人们早晚游乐于乡校，议论政事的优劣得失。他们认为好

的，我就推行它，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它。这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

【赏析】

郑国子产执政初期，郑人经常在乡校聚会，议论执政者的得失。大臣然明觉得平民议政，有损于执政者的尊严。子产明确表示，乡校议政恰恰有利于自己了解民情，知道百姓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以此为鉴，可以制定更加得人心的政策，他还特别强调：“我听说过用忠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作威作福用全力来防止怨恨，这就象防洪水一样，大决堤的出现，伤人必然多，我不能补救，不如开个小口不断泄洪导流，不如我听到这些意见后，把它当作治病之良药”。孔子听了子产的话，感慨的说，从这件事来看，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平民议政在我国等级社会里，向来为统治者所忌，以下议上不忠不孝。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子产以博大的胸怀和深谋远虑，支持乡校议政，是我国古代民主政治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



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

【注释】

选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政，政事。

【译文】

人们宠爱他人，希望能做有利于他的事。现在您用政事表现您的爱，就像（人）还拿不动刀子（您）就让他割肉。这会使多方面受到伤害。您的宠爱，只是伤害他而已，谁还敢希望得到您的宠爱？侨（子产名）听说学习而后参与政事，没有听说过在从政中学习。

【赏析】

郑国执政子皮想让儿子尹何治理一个城邑，子产回答说，他太小了，不知能否胜任。子皮说：我喜欢他，让他去学学，他慢慢就会懂得如何治理城邑的。子产以上面的一段话予以回绝。他提出了如何爱人的问题，爱人就是应当让他做对他有利的事，而不是让他做对他不利的事，否则，不仅伤害了他自己，使他信心受挫，承受无法承受的压力，特别是伤害老百姓，危及国家，将使他无力自拔。最后子产提出“学而后入政”的观点，可谓是对当时贵族世袭制的否定，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这种观点被儒家创始人孔子继承发展，提出“学而优则仕”，为平民知识分子加入政治集团开创了一条道路，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成为科举制的理论基石。

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

【注释】

选自《左传·昭公七年》。务三而已：致力于三件事罢了。择人：选拔人才。因民：顺应百姓。从时：遵从时令。

【译文】

治理国家不能不慎重呀，致力于三件事罢了：第一叫做选拔人才，第二叫做顺应百姓，第三叫做遵从时令。

【赏析】

鲁昭公七年四月日食，晋侯向士伯咨询灾异情况，士文伯趁机把它归结到政事的治理上，并进一步开导说：“治理国家不能不慎重呀，致力于三件事罢了：第一叫做选拔人才，第二叫做顺应百姓，第三叫做遵从时令。”言外之意，气象变化是自然现象与政事关系不大。士文伯把治理国家概括为上述三个方面，可谓深得精要。

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

【注释】

选自《左传·昭公十年》。血气：盛气。争：争夺，竞争。强：强求，强取。思义：想着道义。愈：通“逾”，超过，胜过。

【译文】

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夺的心思，所以利益不能强取，只有符合道义，才能在竞争中超过对手。

【赏析】

鲁昭公十年，齐国公族发生内乱，陈氏、鲍氏攻打栾氏、高氏，并瓜分了他的财产。这是晏子劝陈桓子把分得的栾氏、高氏财产交给国君时所说的一句话。虽然晏子的话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发，但也道出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争权夺利的现实；他